

象牙塔内的喧哗与骚动

英美学院派小说研究

张荣升 丁威 王春艳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14YJC752030)

象牙塔内的喧哗与骚动

英美学院派小说研究

张荣升 丁威 王春艳



藏著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牙塔内的喧哗与骚动:英美学院派小说研究/张荣升,丁威,王春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61-6897-4

I. ①象… II. ①张…②丁…③王… III. ①小说研究—英国—现代
②小说研究—美国—现代 IV. ①I516.074②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669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陈肖静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学院派小说主要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背景，描述学者和教授的悲欢离合，探讨体制弊端、学术腐败、职业道德等学术界话题及其与社会风潮的关系。表面上看，学院派小说记录了校园内发生的各种轶事，描述了校园内外知识分子的世相与百态，实际上却包含了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过程和精神风貌，反映了变动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的变迁，揭露了整个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堕落与道德信仰体系的崩溃和缺失。学院派小说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主要代表作家有英国的金斯利·艾米斯、约翰·韦恩、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戴维·洛奇、A. S. 拜厄特、布鲁克·罗斯；美国的索尔·贝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约翰·巴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艾莉森·卢里；澳大利亚的伊丽莎白·乔利、弗兰克·穆尔豪斯，迈克尔·怀尔丁；意大利的昂贝尔托·艾柯；阿根廷的豪尔赫·博尔赫斯；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等。

本书试突出以下特点：1) 系统性：在篇章结构上遵循系统性原则，以时间为脉络，追根溯源，审视英美学院派小说的发展过程以及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2) 学术性：虽然本书基本按照作品的创作时期先后顺序安排，但并非拘泥对作家作品的浅显简介及评论，而是紧扣英美学院派小说的喜剧嘲讽特色对作品进行深入的挖掘。3) 新颖性：由于英美学院派小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特点，本书在后论部分对英美学院派小说及其发展动态作了比较，是研究学院派小说的最新尝试。

在本书出版之际，由衷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书中所引用文献的其他作者，对多位资深学者在百忙之中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建议，在此一并致

谢。此项研究成果由以下工作人员合作完成：张荣升（牡丹江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导）、丁威（牡丹江师范学院讲师，硕士）和王春艳（牡丹江师范学院讲师，硕士）。

具体分工如下：

张荣升：策划、材料收集及统稿；

张荣升撰写：导论、上篇第一、二、四、九章；下篇第一章；结语，共计 12.5 万字；

丁威撰写：上篇第三、五、六、七、八章，共计 7.8 万字；

王春艳撰写：下篇第二、三、四、五章，共计 7.6 万字；

鉴于此研究属边缘学科，书稿需在科研部门管理期限完成，特别是因本书作者的水平有限，书中的种种不妥与错谬，敬请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4 年 9 月于牡丹江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英美学院派小说发展概述	(1)

上篇 英国学院派小说研究

第一章 马克斯·比尔博姆	(27)
第一节 比尔博姆:无与伦比的银色匕首	(27)
第二节 《朱莱卡·多布森》:牛津学子的风流闹剧	(28)
第二章 伊夫林·沃	(33)
第一节 《衰亡》:牛津学子的荒唐逸事	(33)
第二节 《重访布莱兹海德》:青年知识分子的空虚与迷惘	(40)
第三章 奥尔德斯·赫胥黎	(43)
第一节 赫胥黎:当代极具才华的讽刺家	(43)
第二节 《旋律与对位》:上层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44)
第四章 金斯利·艾米斯	(52)
第一节 艾米斯:社会讽刺喜剧大师	(52)
第二节 《幸运的吉姆》:对教育制度和精英文化的讽刺与鞭挞	(53)
第五章 约翰·布莱恩	(57)
第一节 布莱恩:阶级壁垒的解构者	(57)

第二节 《向上爬》:中下层青年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的不满	(59)
第六章 迈克尔·弗雷恩	(62)
第一节 弗雷恩:幽默风趣的哲理小说家	(62)
第二节 《窍门儿》:评论与创作不可调和的冲突	(63)
第七章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	(66)
第一节 布雷德伯里现实主义小说观探析	(67)
第二节 《吃人是错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软弱	(72)
第三节 《向西行》:英美学术界的差异与冲突	(73)
第四节 《历史人物》:谁是真正的历史人物	(77)
第五节 《兑换率》: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困惑与追寻	(83)
第八章 戴维·洛奇	(86)
第一节 从“校园三部曲”看洛奇的文化融合思想	(87)
第二节 对话理论视角下洛奇“校园三部曲”解读	(95)
第三节 《小世界》:学院生活的万花筒	(105)
第四节 《想》: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对话	(112)
第九章 安·苏·拜厄特	(114)
第一节 拜厄特的创作理论	(115)
第二节 《太阳的阴影》:影响焦虑下青年作家的求索	(120)
第三节 《弗雷德里卡四部曲》:女性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追寻	(126)
第四节 《占有》:学者与研究对象的双向占有	(131)
第五节 《传记家的故事》:对传记产业及后结构理论的揭露和批判	(144)

下篇 美国学院派小说研究

第一章 索尔·贝娄	(155)
第一节 《赫索格》:知识分子的逃离、探索与回归	(156)

第二节 《洪堡的礼物》:知识分子的失意挣扎	(165)
第三节 《院长的十二月》:知识分子的胜利	(171)
第四节 贝娄笔下的其他知识分子形象	(175)
第二章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179)
第一节 《他们》:高校师生关系的异化与反思	(180)
第二节 《玛雅的一生》: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并驾齐驱	(184)
第三节 《饥饿的鬼魂:七个讽刺喜剧》:触目惊心的学院百态	(185)
第三章 菲利普·罗斯	(198)
第一节 《欲望三部曲》:理性与欲望的挣扎	(199)
第二节 《人性的污秽》:难以洗刷的污点	(206)
第三节 《鬼作家》:一位年轻犹太作家的画像	(213)
第四章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219)
第一节 《普宁》:荒诞的学院现实中的一抹真实	(221)
第二节 《微暗的火》:流亡知识分子的身份问寻之旅	(228)
第五章 唐·德里罗	(238)
第一节 德里罗:后现代学院派小说的杰出代表	(238)
第二节 《白噪音》: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迷失与挣扎	(239)
后论 英美学院派小说的发展趋势	(246)
第一节 英国第一代与第二代学院派小说比较	(247)
第二节 当代英美学院派小说特点比较分析	(253)
参考文献	(263)

导论 英美学院派小说发展概述

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界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同时它又是极为独特的特殊领域，大学教师和学界的知识分子也因此有别于社会其他群体。他们追求并拥有知识，思考、整合并传播知识，并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由于这些特征以及这一领域的内省性、排他性和封闭性，即使是 21 世纪的今天，人们仍将他们所处的领域喻为“净土”，或“小世界”。当代英美学院派小说家更是立足写实，呈现大学教师的点点滴滴，解构了这一群体固有的神话色彩。这些作品根基于小说的嘲讽艺术，并将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拉开了长期蒙在这一群体上的神秘面纱。虽然学界人士一向对权威持冷漠态度，讲究开诚布公、光明磊落，但学院派小说家笔下的教授却多为具有各种瑕疵的学界人士，其荒唐、不端乃至卑劣在学院派小说中更具喜剧色彩。读者不禁为学院派小说所刻画的学界人物形象略感不安，但也许这种不安能够在洛奇的观点中找到这样解释：大学是无私地致力于追求真理、捍卫高等文化的机构；但从事此行业的教师，包括学术精英在内却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有着普通的人性弱点。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学院派小说最为突出的喜剧嘲讽色彩。尽管大学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节奏、习俗、讲究及癖好，这些都成为驱使人们各种行为的动力：人们或为实现抱负或为满足私欲而争权夺利，从而引发出种种困扰，这一切都在学院派小说中有了最为直接的映射。

长期以来，公众对身居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做到客观全面。在这方面，英国的学院派小说家们自 19 世纪起便开始了积极探索，以不懈的创新精神冲破了束缚，向广大读者提供了大

量描写学院生活的小说，成为公众更全面了解这一特殊领域动向的窗口。同时英国学院派小说以其鲜明的岛国特色独立于欧洲大陆小说，成为欧洲小说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文类。英国学院派小说秉承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批判和讽刺传统，自一开始便形成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由后辈学院派小说家借鉴、发展开来，成了英国学院派小说的创作风格。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描写高等学府的小说中就含有相当的写实成分，它们记录了大学的历史，尤其是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的真实情况，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历史只能在此类小说中得以展现。这些小说的作用犹如纪念碑，填补了历史书中所遗留的空白，将大学生所生活的相对封闭的“小世界”以独到的视角呈现给广大读者。

英国学院派小说中的各种常见元素与英国文学的传统基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家们从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中汲取了丰富营养，他们传承、发扬了以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为代表的社会讽刺小说家的写实及讽刺传统，学院派小说也因此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思想性。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其专著《教授城堡——学界小说及其不满》中将英国学院派小说追溯至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所著作品《巴彻斯特寺院》（*Barchester Towers*, 1857）。肖瓦尔特指出特罗洛普笔下争强好胜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牧师让她想起了现今社会中的学术界，其中的副教授、系主任和学院院长分别与维多利亚时期的助理牧师、执事和主教对应，从C. P. 斯诺开始的很多学院派小说家都属于像特罗洛普一样的学者。如果沿用肖瓦尔特对英国学院派小说的上述追溯标准，斯威夫特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学界讽刺优势自然可被排在特罗洛普的前面，因为从出版时间上来看《书的战争》（*The Battle of the Books and Others*）和《桶的故事》（*The Tale of a Tub*）的出版时间（1704年）要比《巴彻斯特寺院》的出版时间（1857年）早了一个半世纪。近现代的学院派作品中仍能找到斯威夫特上述两部学院派讽刺作品的影子，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1871）和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小说《小世界》（*Small World*, 1984）等。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出生于爱尔兰的

都柏林，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乃饱学之士，当过私人秘书和乡村牧师，后升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斯威夫特不仅对现实有高度的关注与思考，而且奋笔疾书，为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而英勇地战斗，被同胞尊为“爱国志士”。在早年的两部重要作品《书的战争》（*The Battle of the Books and Others*, 1704）和《桶的故事》（*The Tale of a Tub*, 1704）中，斯威夫特的讽刺才能已初现端倪。《书的战争》中通过描写图书馆里古代书籍与现代书籍之间的战斗滑稽地影射了这一时期英国文坛上的古今之争。《书的战争》中论及早期的现代主义思想家培根和笛卡尔，和为现代主义者们所自豪的建筑、防御和数学各方面取得的成绩，但相比之下，《书的战争》主要关注的还是文学和学术方面。斯威夫特采用寓言体的形式给存放在宾特利所在的皇家图书馆，即圣·詹姆士图书馆里的古、今书籍赋予生命，双方展开了一场孰是孰非的争战。

《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1726）是斯威夫特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已成为寓言体讽刺小说的经典之作。该书以虚构的水手格列佛医生怪诞离奇的海上游历为幌子，行揭露与讽刺之实。小说分4卷，分别叙述主人公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慧骃国匪夷所思的见闻，映射当时英国乃至欧洲的政治、军事、文化、科学、社会风尚等，捉其要害，痛下针砭。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没有哪一部像《格列佛游记》那样尖锐辛辣，被公认开创了英国文学的讽刺传统并树立光辉榜样。艾略特（T. S. Eliot）认为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是：“人类心灵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① 全书共4卷。第一卷写格列佛到了小人国利立浦特。小人国的人身高仅15.24厘米（6英寸），国王只比臣子们大约高出一个手指甲盖，就只这一点已经令人肃然起敬。政客们按照鞋跟高低的不同分成两党，彼此势不两立。利立浦特和另一小人国因为争论吃鸡蛋时到底是先打破大端还是先打破小端而连年血战。这一卷主要讽刺英国统治集团的党派纠纷和以宗教信仰分歧为借口的掠夺战争。第二卷写格列佛到了大人国布罗丁奈格，他被当作玩物送入宫廷。格列佛把英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向国王夸耀，但国王知道后反

① Ian Campbell Ross, *Jonathan Swift: A Commemorative Address*, Dublin, 1995, p. 4.

而谴责了英国的腐败政治和侵略战争。大人国法律简明，没有常备军，重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学。大人国君王的形象体现了治国之道在于理智、公理和仁慈。第三卷叙述格列佛在飞岛国勒皮他、巴尔尼巴比、巫人岛（格勒大锥）、拉格奈格等地的见闻。这部分内容较为驳杂，主要是对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英国政治情况等方面的讽刺，也反映了人民反压迫的斗争。第四卷写格列佛在最后一次航海中到了理想国——慧骃国。慧骃是理性之马。格列佛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想成为这里的国民并终老于此。这一卷写得寓意深刻，可以看出斯威夫特是把它作为参照以此来批判英国乃至欧洲的现状的。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这些文学作品对于一般人的影响，大概比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还大”^①，《格列佛游记》通过主人公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以及慧骃国等虚幻国度的历险来讽刺英国社会、政治、宗教、科学乃至人性等诸多方面。通过格列佛的冒险经历，斯威夫特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也预示着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加强交往，彼此增进了解的必要性。斯威夫特的讽刺对象基本上是英国腐败的政客、自以为是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斯威夫特对拉格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的描写是全书最精彩、最富于想象力的讽刺段落之一。这里云集着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然而，令格列佛吃惊的是，这些科学家只顾专心于科学，终日沉湎于思考，却丧失了交流能力。显然，斯威夫特旨在讽刺那些沉湎于空想的学者，影射高高在上的英国皇家学院。斯威夫特对不切实际的研究极为反感，所以在作品中予以了无情的挖苦和调侃。此外，牵强附会、玩文字游戏的评注家、历史家、冥想家等也未能逃脱斯威夫特的针砭。斯威夫特是一位思想敏锐的社会批判家和语言文体家。他以文笔犀利、讽刺尖刻、推理严密著称，其讽刺的对象是整个英国上层社会，锋芒指向其各个角落、各种人物。《格列佛游记》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现实的社会意义和精湛的艺术风格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伟大的讽刺作品之一。小说既有对英国统治者明争暗斗和昏庸无能的讽刺，又有对上流社会腐朽生活的批判以及对科学家

①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0页。

荒诞行为的讽刺，实际上更是体现了格列佛作为一个英国新兴知识分子对其社会价值定位的困惑。斯威夫特作品中的讽刺和批判对后来的小说家菲尔丁、狄更斯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在《格列佛游记》当中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讽刺性刻画为后来的学院派小说家如金斯利·艾米斯（Kinsley Amis）、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思路。

亨利·菲尔丁不仅是英国18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之一，而且一直被视为是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始祖。他的小说对英国及欧洲小说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菲尔丁“开创了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18世纪英国社会全貌的先河”^①。他的这些卓越贡献不仅对英国小说的全面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对英国小说的讽刺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菲尔丁的作品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形象，如《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1749）中的哲学家斯奎尔、神学家屠瓦孔、乡村教师庞立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The Life of Mr.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1743）中的教师形象；《阿米莉亚》（*Amelia*, 1751）中善良的哈里森博士，等等。菲尔丁对屠瓦孔和斯奎尔这种卖弄学识的假学者进行了犀利的讽刺，这在英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英国后期的学院派小说家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1749）是菲尔丁的代表作。它不仅是英国文学的一部巨著，而且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不朽著作，作品充满了辛辣的讽刺。菲尔丁在小说中采取了幽默诙谐的手法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腐败现象，讽刺和嘲笑了以哲学家斯奎尔和神学家屠瓦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菲尔丁在人物刻画上是颇有深意的，他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创作，为了突出性格，常把人物置于相互对照之中，如开明仁慈的乡绅奥尔华绥与蛮横暴躁的地主魏斯顿，狂热的神学家屠瓦孔和刻板的哲学家斯奎尔，直率真诚的汤姆与虚伪自私的布力非等等。《汤姆·琼斯》中的哲学家斯奎尔和神学家屠瓦孔是菲尔丁极力讽刺的伪学者。哲学家斯奎尔先生与神学家屠瓦孔先生，一个满口道德不信上帝，一个满口神威不讲道德。菲尔丁采用对比的手法进行人物描写，通过他

① 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

们的谈话和行为将他们两个的人生哲学和内心世界揭示出来。小说中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哲学家斯奎尔。他博览古书，自称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部部精通。他立身治学主要就以这两位大师为楷模，时而遵循前者的见解，时而又以后者的主张为依据。在道德方面他自称是柏拉图派，可是在宗教上他又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斯奎尔在奥尔华绥先生家里已经住了些日子。他的天分算不得是头等的，不过由于受过高深的教育，倒也大大弥补上了。他在道德方面是以柏拉图为楷模，可是他又完全同意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柏拉图是哲学家或思想家，而不是立法者。斯奎尔跟屠瓦孔一见面就非争辩不可，因为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斯奎尔认为人类的本性就具备一切崇高的德行，犯罪是违背了本性，正如奇形怪状不是人体的本来面目一样。屠瓦孔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人类的心灵就成为罪恶的深渊，必须仰赖神的恩宠才能得到洗涤和拯救。他们的见解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讨论道德的时候，两人都绝口不提“善”字。斯奎尔三句话不离“生来具有的德行之美”；屠瓦孔总把“神思的威力”挂在嘴上。前者用不可变更的是非法则和事物永恒的适当性来衡量所有的行为，后者则要依靠权威来判断一切事物。菲尔丁对屠瓦孔和斯奎尔这种卖弄学识、灵魂丑恶的假学者进行了犀利的讽刺，在英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来汤姆被布力非诬陷，又加上两位道貌岸然的教师斯奎尔和屠瓦孔在一旁添油加醋，才致使奥尔华绥将汤姆赶出家门，到处流浪。

菲尔丁的小说集道德说教、幽默讽刺和小说革新于一体，为18世纪英国小说的崛起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19世纪的英国小说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英国小说之父”，菲尔丁在英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菲尔丁对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他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他和笛福、理查逊并称为英国现代小说的三大奠基人。他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英国社会生活中各种滑稽可笑的人物，叙述了许多滑稽可笑的事件。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是“喜剧性的散文史诗”，它的特点是幽默、讽刺，充满乐观精神和对人民的热爱。菲尔丁自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师承于阿里斯托芬、塞万提斯、拉伯雷、莎士比亚、莫里哀、斯威夫特等人，以幽默和讽刺作为向虚伪、谎言、暴虐和罪恶进行斗争

的有力武器。菲尔丁严肃的写作意图正是通过使读者得到娱乐和享受而实现的。在《菲尔丁和英国小说》一文中，李赋宁教授提到，菲尔丁意识到他的小说不同于前人的作品，因此他把自己的作品叫做“散文体的、喜剧性的史诗”（“a comic, epic - poem in prose”），而且说明他的写作目的是嘲讽人类，使他们摆脱他们舍不得丢掉的愚蠢和罪恶（to laugh mankind out of their favorite follies and vices）。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是英国 19 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等不同角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其作品的批判性贯彻其创作始终。狄更斯继承了斯威夫特、菲尔丁的讽刺传统，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1850）中的作家大卫以及《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中的法语教师代尔那等形象生动，为英国学院派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福斯特（E. M. 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中指出的：“狄更斯创作的易于被我们识别的各种类型的、漫画式的人物，其所产生的效果既不枯燥乏味，又显现人性的深度，即使他们所在的那本小说会销声匿迹，他们仍然不被人遗忘。”^① 狄更斯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与关注无疑对英国学院派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1850）为我们展开了一幅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生活的巨幅风俗画卷，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系统、经济阶层、教育方法等等的几乎任何弊端都尽收狄更斯笔底。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大卫这个乐于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物形象，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正义定将得到伸张、人道主义必然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态度。大卫代表着高尚、诚实和善良，凭着百折不回的毅力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处于怎样污浊恶劣的环境、经历怎样的磨难，不管与怎样道德低下的人在一起，大卫始终保持着善良的本性。相反，希普则是卑鄙、虚假和狠毒的

① [英] 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朱乃长译，花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9 页。

化身。他是一个令人厌恶和伪善的人，费尽心计想霸占威克菲尔先生的事务所，还想强迫艾妮斯与他结婚，最终却失去了一切。在这一美一丑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美被赞扬、被歌颂，丑被唾弃、被谴责。希普虽说是令人憎恶的反面人物，但也是值得同情，值得怜悯的。他阴险卑劣性格的形成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原因，这里面掺杂了很多社会因素。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正常健康的人性被压抑、被扭曲。无数出身卑微的人因冷酷的现实而丧失了天性中的真和善，希普就是其中一个。反复凸显的自命卑微实则反映出很多底层青年在个人奋斗中泯灭人性的普遍现象。在大卫成长过程中，有一位重要的女性值得读者特别关注，她就是律师威克菲尔的女儿艾妮斯。姨婆收养大卫后，把他送进了坎特布雷的学校，让他寄宿在威克菲尔先生的家里。艾妮斯是狄更斯着力刻画的一个完美女性形象，她身上绽放着女性耀眼的光彩。无论容貌、品德、学识、思想，艾妮斯几乎都无可挑剔。她是大卫的精神依托，是大卫的美丽天使。在大卫饱受挫折的时候，是她始终支持着大卫，帮大卫走出了生活的阴霾，她是大卫人性中爱的完善者，让大卫在困境中奋发向上、刻苦努力并最终成为著名作家，也同时获得了美满的幸福生活。最终，艾妮斯和大卫终成眷属，如人所愿。艾妮斯与大卫的结合也反映出了狄更斯本人的道德观：善有善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托马斯·哈代在《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5）中也同样刻画了一个出身低微、勤奋好学的知识分子裘德，“这部关于青年学者勤奋好学，却无法实现学业梦想的小说读来催人泪下，主人公令人同情”^①。裘德悲剧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他和苏的结合引起了众人的非议和不满，两人只好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裘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为自己的理想顽强地奋斗，一心想成为一个有学问的学者或大主教，但求学之路显然没有大卫那样幸运，如果苏也能像艾妮斯一样知书达理，裘德的求学梦想也许就能实现吧。《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克莱拉·科波菲尔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她是大卫的母亲。她有知识有学问，可以自己教育大卫，但她的命运很悲惨，结婚才一年丈夫就去世了，第二任丈夫冷酷、贪婪、残暴，她最后凄惨

① 张荣升：《小说家的批评 批评家的小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地死去，竟没能与相依为命的儿子见上最后一面。

《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 中的法语教师查尔斯·代尔那是狄更斯笔下一位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封建贵族埃弗瑞蒙德兄弟的侄子，正直、豁达，为自己家族过去的罪恶深感痛苦，由于厌恶叔父的飞扬跋扈，主动放弃贵族特权，独身来到英国隐姓埋名自食其力。代尔那与自己的贵族家庭联系并不紧密，但是当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代尔那为了营救老管家而只身冒险返回法国时，因为自己是贵族埃弗瑞蒙德家族的出身而立即被雅各宾派逮捕。卡尔登深爱着路茜甘愿为她牺牲一切，为了使路茜不失去丈夫而替代尔那受死。在《双城记》中，代尔那、卡尔登和律师史曲勒孚都爱上了路茜，但表达爱情的方式却不同。卡尔登的爱是真诚的，但他自知配不上路茜，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因此，虽然向路茜表达了爱情，却并不指望得到回报，只是让她知道，他爱过她，并愿为她献出自己的一切。代尔那面貌英俊、举止文雅，为人真诚严谨，待人客气有礼。他与路茜在患难中相遇，深深地为她的美貌与心地所吸引，一往情深。但他并不把自己的感情强加于人，他愿意耐心等待，一直到路茜自己也有了这个愿望的时候，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在举行婚礼的那个早上，代尔那单独向马奈特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女儿的幸福，马奈特宽容地同意了他们的婚事。而史曲勒孚则是自高自大地向路茜宣布了自己的爱情。他认为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都比路茜优越，向她求婚是对她的恩惠。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三种不同的道德品质：卡尔登的无私、代尔那的高尚、史曲勒孚的自私。因而结局也就不同：卡尔登得到了路茜始终不渝的友谊，代尔那得到了路茜的爱，而史曲勒孚得到的则是断然地回绝。这里，狄更斯显然对知识分子的代表代尔那和卡尔登的大度和真诚进行了赞扬；而对律师史曲勒孚的肤浅和势利进行了批判。狄更斯在作品中对知识分子的描写反映了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他希望贵族阶级都像代尔那一样仁慈善良，主动放弃贵族特权，废除不人道的暴政，这样将会缓和已经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一场浩劫；而不要像埃弗瑞蒙德侯爵兄弟一样，滥用特权、暴虐无道、激化矛盾，导致人民革命的爆发。

狄更斯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现出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笔下